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二十

咸豐八年戊午三月丁丑黑龍江將軍奕山吉林將軍景淳齊齊哈爾副都統那數德吉林副都統特普欽奏時屆春融江河始泮俄夷來往無定允宜籌備分防現已揀派齊齊哈爾協領巴彥珠爾克佐領奕紳泰伯都納協領常陞阿勒楚哈佐領三隆馳赴黑龍江城會同副都統吉拉明阿隨機辦理其三姓亦係要地責令該處協領關保佐領春福在黑河口守禦佐領凌祥防禦托克托布在烏蘇哩口防護總期恪遵前敕防撫兼施仍俟秋後酌撤

硃批知道了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俄羅斯使臣普提雅廷由上海附遞照會內有分定界址欲以黑龍江左岸為斷一節已諭知奕山如果該夷折回黑龍江即著奕山據理拒絕仍照前議將烏特河地方會同勘定嗣據兩江總督何桂清等奏普提雅廷仍在上海欲與咉咈咪各夷酋前來天津其果來與否尚未可定而據該國知照理藩院文稱木哩斐岳幅現由額爾口城水路赴黑龍江松花江等語內木哩斐岳幅銜名自稱總管西畢爾大臣似會勘地界一事竟由木哩斐岳幅經管普提雅廷未必即回黑龍江本日奕山等奏派員分辦夷務自係木哩斐岳幅尚未行抵該處如其前來奕山得信後即當遵照前旨會同查勘所有疊

降諭旨。令該將軍開導普提雅廷各情節。即可向木哩斐岳幅詳細曉諭。務期駕馭得宜。勿使該夷肆意侵占。至天津。上海。如何辦理之處。亦不必向該夷提及。但就地界一事。妥為查辦。以免別生枝節。

戊寅。直隸提督張殿元。長蘆鹽政烏勒洪額。奏天津鎮總兵達年奏。據巡哨外委馮恩福等回稟。在洋見有異樣船大小二隻。乘風北來。當赴礮臺瞭望。有夷人小舢板船一隻前來。隨即派弁駕船迎往。夷船擲交紙包一個。當即返棹。該夷火輪船。停泊攔江沙七度水以外。查閱來文。係俄人船。有善事。欲令天津地方官赴船面商。先派上年曾赴

夷船員弁前往探詢。相機曉諭。以分㗭夷之勢。

兩江總督何桂清。江蘇巡撫趙德轍奏。據蘇松太道薛煥先後稟報。咈酋亦於二月十六日。乘坐三桅火輪兵船一隻。駛抵上海。舉動極為秘密。而訛言四起。有意攔阻海運。停納關稅。以要求在漢口設立馬頭。及自行前赴湖州崇安收買湖絲之議。民情甚為惶惑。土匪蠢蠢欲動。臣等飛飭薛煥會同候補道吳健彰。傳諭各夷商。如果有此舉動。即禁止華商。不准販運貨物前赴上海。亦不准販運洋貨前來內地。則上海貿易斷絕。無業遊民。備趁無資。爾等數千萬貲本。必遭搶擄。勿貽後悔。爾等在此安分貿易。已逾

十年。不得不先行諭知。各該夷商尚知感畏。浮言遂息。因
飭海運局將漕米趕緊兌運。裝竣一船。即押令一船出洋。
駛赴崇明十滧。現已兌過十分之七。薛煥又諭令各該夷
領事。爾等公使到來。向皆彼此接見。此次莫往莫來。似非
和好之道。以𢦤其勢。暎咪咈三夷。以容俟異日定期接見
答覆。惟俄夷遣員外郎明常先至道署謁見。約期在公所
與夷酋普提雅廷會晤。薛煥盛設儀從。如期而往。該夷放
礮鼓樂迎送。甚為恭順。所言皆係寒暄酬應之語。薛煥亦
未便與之深談而散。至二十三日。暎夷領事囉啪𠵾帶同
該國水師副將吵啡嘴參將勒嗝至蘇松太道署。投遞夷

酋照會臣等公文一角。並將臣等前次照覆令其回粵之文退回。又附寄照會大學士臣裕誠公文一角。稱欲即日北上。別無他語。又探得暎酋名額爾唫。咪酋名咧吔。咈酋名噶囉。二十二日夜。已有暎夷兵船一隻起碇出洋。往前途探路。二十三日。又有二隻徑赴天津。其餘各船。定於二十四日下午。隨同暎夷一路北上。共有兵船火輪船十隻。大小不等。約載夷兵一千數百名。又聞暎夷尚有大兵頭帶領兵船數隻。即由大洋徑赴天津。不復再至上海。臣等伏查該四酋聯檣前來上海。勢甚洶洶。暎夷竟將臣等照覆令其回粵聽候查辦之文退回。徑行起碇北上。咪咈二

夷。並無照覆之文。其情實屬可惡。且聞此次之前赴天津。咦夷已在該國中議定而來。咈夷係得受雇值。隨同生事。咪俄二夷。則乘釁附和。希冀坐收現成之利。狡譎已極。惟查閱其照會大學士 臣 裕誠公文。尚無違悖字樣。惟以人臣無外交一語。以為輕之。借此為由。欲赴天津。可見該夷心雖為利。而其虛憍之氣。惟恐為人所輕。可否仰懇

皇上天恩。將機就計。

簡派大臣。即在天津。稍加詞色。與之面議大局。再飭回粵。以免另生枝節。所有咦夷照會大學士 臣 裕誠公文一角。臣 等於折閱後。因該夷將 臣 等照會退回。臣 等若再代為轉遞。其

勢更張。是以札飭蘇松太道。擲還該夷。

何桂清等又奏。竊正二月之交。新任兩廣總督臣黃宗漢道出蘇常。臣等與之議論夷務。據云恐須先勦後撫。江浙為廣東後路。將來兵與餉二者。不能不借資江浙等語。臣思先勦後撫。誠不易之道。現在東南十一省。湖南湖北福建甫清未久。逆氛不遠。征調繁興。且時有回竄之慮。浙江雖稱完善。而調兵募勇。西南防江西福建。西北防江蘇安徽。東面則汪洋大海。甯波為通商馬頭。本境之土匪時欲蠢動。擾外安內。幾與用兵省分相同。又北路捻匪出沒於皖豫之間。東勦則西竄。南滅則北起。設使再啟邊釁。則內

寇外患交併而來。又將從何措手。此就天下大勢而論也。若夫夷務情形。臣等雖未稔悉。而稽考往事。道光年間。林則徐任兩廣總督時。其才其力。足以制夷。該夷計無可施。即逞其狡譎。犯我定海。從此反覆不定。用兵數年。沿海沿江之區。無不被其蹂躪。而江蘇之受害獨深。究歸於五口通商而後已。今該夷違背條約。竊踞我城池。擄劫我大臣。凡有血氣者。無不切齒痛恨。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也。廣東民情。尚氣嗜利。於竊踞之初。該夷設守未堅。因民之忿攘臂一呼。從者必將響應。殲醜類而復城池。易如反掌。乃遷延將及三月。聞該夷已在城內外修築礮臺。扼守要隘。

將軍巡撫為所挾制。出示解散民心。開市貿易。則民氣餒矣。民利得矣。雖有公正紳士守法良民。起義憤於崇朝。皆非習於戰鬬之人。誠恐此時粵東義民。已不若數月以前之足恃。或者曰。搗其香港巢穴。即不慮其不繳還城池而

臣等詳加訪詢。香港孤懸海外。該夷之巡防甚嚴。我之兵民。若攜槍礮而往。彼以火輪船兵船攔截。必不容我登岸。若徒手而往。安能與槍礮相敵。此就廣東民情事勢而論也。設調浙江健將勁兵。前往勦洗。無論金陵功在垂成。未可鬆勁。三衢正當喫緊。未便疏防。而且跋涉長途。兵力先疲。餉亦不繼。即使竭蹶張羅。剋期抵粵。仰賴

聖主如天之福。一鼓而告厥成功。恐該夷以此次奉大學士行文飭令回粵聽候查辦。致受創懲。必將復來上海。謂我失信。與我搆兵。以洩其忿。上海固首受其禍。其他沿江沿海之地。更防不勝防。江浙二省。兵無可調。餉無可籌。如是而再求援於廣東。已無及矣。況廣東用兵。已難期必勝。儻日久相持。或竟稍有挫折。則夷勢更張。轉圜更難。各路土匪亦將蠭起。上海即幸無事。而餉源斷絕。金陵大營即不可復問。天下事尚可問乎。此就江浙兩省。不能援濟廣東兵餉而論也。有此三者。則辦理夷務。不得不揆度時勢。以柔制

剛。欽遵

諭旨。設法查辦。未便輕言用兵。今暎咪咈俄四夷。連檣前來上海。
其勢頗張。若非商同吳健彰。用釜底抽薪之法。消沮其桀
驁之氣。竟有不堪設想者。其天津之行。勢難阻止。而叩關
請
命。猶是外夷乞憐常情。仰懇
皇上天恩。俯如臣等前指所請。
欽派大臣與之接見。稍加以詞色。使無釁可尋。與之籌定大局。令
其繳械息兵。再飭回粵另議條款。以紓目前之急。俟內寇
稍平。餉需充裕。然後卧薪嘗膽。簡練水師。再相機辦理。以
復

國仇而伸

天討。亦不為進。蓋聞現在與我通商之國。實繁有徒。不第暎咪咈三夷而已也。因五口馬頭為暎夷所剏立。咪夷則能獨樹一幟。不受暎夷鈐制。咈夷則為天主教祖國。其入中國也。較暎咪二夷為早。亦自稱雄。凡各國之前來貿易者。分附於該三夷名下。懸其旗號。該三夷即重抽其貨稅。一二十倍於我之關稅。以為募兵爭長之計。大約暎夷得十之七。咪夷得十之三。咈夷則不及十之一。得利既有懸殊。故有事雖合而為一。無事即各不相能。俄夷亦附於暎夷。往來五口。貿易有年。既不甘暎夷之抽收重稅。又未奉

天朝之命。故不敢自立馬頭。遂有往來顧求之舉。覩俄夷前投

軍機處照會。係附入咪夷文內。而不附入嘆夷之文。是嘆

咪之不相能。俄欲舍嘆而就咪。已有明證。犬羊之性。反覆

靡常。似不難設法離間。以夷制夷。使之互相攜貳。漸行削

弱也。若僅用此法以制之。則一衰必有一盛。仍非善策。各

該夷所恃者。船堅礮利。我之師船。斷難與之爭鋒。惟有奪

其所恃。轉為我用。方能制其死命。蓋該夷等惟利是視。雖

至堅至利之物。亦不難以重價購而得之。我之元氣既足。

即用反間之計。以購買其船礮。弱者植之。使之助我。强者

鋤之。使之不敢恣肆。則夷患平而邊釁弭矣。由今觀之。似

當如此。儻日後情勢變遷。又不能執一而論。是在辦理五

口通商之

欽差大臣。統籌全局。隨機布置。勿僅顧粵東一省。該夷雖甚狡譎。

無能為也。

硃批。所奏實為明晰。

諭軍機大臣等。何桂清等奏夷酋不遵開導。徑赴天津。並密陳現

辦夷務宜暫緩用兵各一摺。所奏甚為明晰。本日據烏勒洪額

等奏。俄夷於二月三十日。已有大小船二隻來至天津。稱有善

事相商。現經該鹽政委員前往查詢。已諭令崇綸會同藩司錢

炘和。前往妥為曉諭。察其動靜。再行籌辦矣。上海為海運關稅

要地。用兵固為非宜。而該夷既有欲赴湖州崇安之語。亦不可
不密為防範。該督等務當外示懷柔。不露端倪。仍一面擇要設
備。以防該夷反覆。

又

諭本日據何桂清等奏。上海各夷船。於二月二十二。至二十四日。
陸續駛赴天津。共有兵船火輪船十隻。尚有暎夷兵船數隻。隨
後赴津。復據烏勒洪額等奏。三十日。有俄夷火輪船。來攔江沙
七度水以外。投遞公文。已派委員前往探詢各等語。俄夷船隻。
先到天津。既稱有善事面商。自不致遽起釁端。不過欲強為說
合。希圖從中獲利。該鹽政等既經派員前往。即著妥為曉諭。探

其意之所在。如其所商。尚非袒庇嘆咈兩夷。於大體不至窒礙
即著密速奏聞。候旨定奪。至調兵集團。該夷儻有知覺。須告以
專為嘆咈而設。中國與該夷和好有年。斷不至稱兵尋釁。崇綸
已諭令即日起程。錢炘和諒亦到津。譚廷襄著即出省。或駐紮
天津府城。或暫駐天津附近地方。將來崇綸到時。商辦事件。即
可就近會奏。儻有調兵防堵緊要事宜。該著督呼應亦較靈。惟
不必親至海口。免致該夷要求請見。

又

諭。本日據何桂清等奏。嘆咭唎等夷酋。欲由上海前赴天津。業已
起碇。山海關地方緊要。亟應豫籌防範。著西凌阿於察哈爾各

兵。內挑選馬隊勁旅二千名。備齊軍裝器械。即著該都統親自統帶。剋日由密雲一路。前赴山海關。相機布置。不必由京行走。現在京營需用馬匹。並著於察哈爾捐輸馬內。挑選二千匹。俟四月間。緩程解京備用。西淩河起程後。察哈爾都統印務。著慶昀著理。

又

諭。著派國瑞。珠勒亨。富勒登泰。酌帶京兵。前赴山東一帶。彈壓土匪。巡防河岸。

己卯。

諭軍機大臣等。昨據何桂清等奏。上海各夷船。陸續駛赴天津。共

有兵船火輪船十隻。隨後尚有夷兵船數隻。又據烏勒洪額等奏。二月三十日。有俄夷火輪船。來至攔江沙七度水以外。投遞公文各等語。此次嘆咈兩夷。在廣東犯順。復同俄咪兩夷。由上海赴天津。原不過虛聲恫喝。藉肆要求。惟夷情叵測。不可不防。山海關為夷船赴津必由之路。自應豫為之備。著定福督飭該處員弁。不動聲色。嚴密防範。勿稍疏虞。如有需用經費。即著傳諭監督清騂於關稅項下。酌量提用。以濟要需。

庚辰。署直隸總督譚廷襄奏。據海河口巡哨外委馮恩福等稟報。二月三十日酉刻。見有異樣船大小二隻。隨即駕船迎往。有小舢板船一隻。擲交紙包。查閱係俄囉斯照會。

云有善事。欲令天津地方官往商。該夷船現泊攔江沙外。其海口防範事宜。據達年稟報。先行備兵三千二百名。於南北岸及海河一帶設防。布置尚屬周密。嗣提臣張殿元因原備天津兵四百名。留防開州。不能歸伍。現兵尚覺單薄。於靜海等營補足原數。復添設河間兵五百名。以備應援而壯聲勢。惟臣聞該夷在粵。不畏兵而畏民。民氣壯則兵更得力。天津五方雜處。人情浮動。尤須靖內以為安外之本。臣知現任定州直隸州知州王榕吉。現署交河縣知縣王蘭廣。前在天津任內。均能得民心。又知唐縣知縣陳兆麟。籍隸廣東。曾在天津經理閩廣會館事務。復飭撫該

三員前往會同紳商分辦海口郡城團練及稽查閩廣商民內地肅清外侮自不能遽入所有從前鋪勇戶勇及海口之勇但能駕馭得法數千人不難呼吸而至此調兵而兼用團之大概情形也

硃批知道了已有旨令汝赴津矣惟現調京兵二千不日亦可抵津統率無人着全數歸汝調遣俟國瑞等抵營將此硃批諭伊等知悉

壬午長蘆鹽政為勒洪額直隸布政使錢炘和署天津鎮總兵達年奏據巡哨弁兵稟報又到夷船二隻前後共計六隻內火輪船一隻已經駛進攔江沙內督達年天津道

英艦。即派守備張振熊。前往攔阻。等烏勒洪額。臣錢炘和。同赴礮臺查看。該守備尚未趕上。夷船忽行折回出口外。有舢板船數隻。測量水勢而去。查委員卞寶書。陳光明。葉經出洋。先曾另派外委劉永桂。往告夷酋。該委員等在津辦理海運。因伊船到。即來看視。該夷甚喜。據稱來得甚好。我們正有要事相商。又因南風大作。不能駛傍夷船。同至口內守風。等當將該委員等傳到。密述

諭旨。遵囑速往。欽遵辦理。該委員等連夜出洋。於初四日寅時。駛近夷船。因風大不順。至辰初未能傍攏。該夷酋見。令明當用舢板船來接。一同上船。接見時尚屬恭順。委員等詢以

上年求商事件。業蒙

欽派大臣。至今七月。何以並不前往。現在又派黃總督至廣東會辦夷務。何以不去。必至天津何故。據稱黑龍江之事。已奉

國王之命。恐難了結。不必前往。我們四國。行至上海。聞

大皇帝已派黃總督辦理夷務。我等亦不願與商辦。是以均赴海口。同上北京。該委員等告以事若可行。到處皆可商辦。何必赴京。該夷又稱實恐不肯據實代奏。下情不能上達。是以必欲赴京。面見軍機中堂。商議事件。欲求迅速據實入

奏。聽候

諭旨。議定後。立時回帆。所議之事。俱是彼此有益。並無別意。斷乎

不宜用武。現有公文一件。請為轉遞至京。立候回信。該委員等答以天津官員。不能奏事。必須送保定府。求總督代奏。至早須得十日。方能回轉。該夷總以係緊要事件。必須從速。方能不誤大事。該委員等答以貴國和好有年。素知禮義。所有公文。自應代投。至咦咈二夷。乃無禮之國。我們不管伊事。且貴公使去年曾稱防堵咦夷而來。言猶在耳。豈竟忘懷。何以現又同來。該夷又言咦咈二國廣東之事。我等詢明。實係葉總督遲誤數年。幾次照會不覆。求見不見。又將該國夷樓燒毀。片瓦不留。亦屬萬不得已。激成此舉。現在我們業已相好。特將實話奉告。萬毋遲延誤事。當

將公文交出。並言暎國船到四隻。約該委員等前與會面。
該委員等。答以我們因係相好。是以來看。若暎夷。萬不屑
至伊船。該夷以不去。恐伊臉上下不去。且伊亦無別意。若
太拒絕。轉啟釁端。我們亦不能制伏。當令明常隨同前往。
後因風大。伊亦不能同去。約於次日。不論武弁何人。同到
伊船。詢其來意。伊亦據實相告。該委員等又告以我們並
非奏委前來。現在既候回信。即不可又令船隻進口。貽害
我們。該夷答以總須回信快到方好。若再遲誤。恐亦等待
不得。該委員等。欽遵
諭旨。設法開導三時之久。至酉時方回。欲求分其勢而不能。查該

夷等反覆靡常。居心原屬叵測。惟據該委員等稟稱查其

詞意。似係傾心吐露。剴誠直言。現雖暫為羈縻。而事關重

大。不敢不據實直陳。

烏勒洪額等又奏。再䝱等細詢委員。該夷並未虛聲恫喝。

竊思

肇穀重地。萬無准其進京之理。䝱等欽奉

聖諭。亟思柔遠之方。藉為羈縻之計。無如委員等以情以理。開諭

再三。該夷堅執如初。究應如何辦理。免致有所藉口。轉多

室礙。䝱等深恐貽誤事機。所有該夷辭色意見。委員下實

書言之歷歷。有非奏牘所能盡達者。事關緊要。䝱等不揣

冒昧。現飭該員迅速赴京。聽候軍機大臣傳詢一切。代為

轉奏。抑或

特賜召見。俾將該夷情形。據實面陳。

諭軍機大臣等。烏勒洪額等奏派員往見俄酋呈出公文一摺。委員卞寶書等接見俄酋。該夷呈出公文。意在速得回信。惟該委員等。既告以請總督代奏。必須十日。此時崇綸到津。未可即與接見。至早亦須五六日後。派員告以所投大學士公文。已由直隸總督代遞。現有驗收海運大臣在津。即是欽派之員。有何要言。可與商議。該大臣即可具奏。俟其回櫂後。崇綸。烏爾棍泰。錢炘和。可與約期相見。告以上年爾國來津。因念和好多年。錢炘

和等。代遞公文去時。囑其往黑龍江。會同欽派大臣。辦理查勘地界事宜。今年又在江蘇投文。已由理藩院知照薩納特衙門矣。此次代遞大學士裕誠公文。聞仍交理藩院回覆。想不日可得回文。廣東之事。原與該國無干。英咈二國。舉兵背約。現派欽差大臣。前往廣東。秉公查辦。天津並非辦理夷務之地。惟貴國素來和好。今如有要言。該侍郎即能代奏請旨。前年英咪二國到津。即係崇綸接見代奏。至俄國。從前雖有使臣到京。並非大臣。上年貴大臣欲請進京。亦經錢炘和等阻止。實因貴國大臣從未到京。相待之禮。並無成例可遵。恐有未周。轉傷和好。並無他意。去年貴大臣亦即中止。今因英咪二國之事。祇須在津說

明。必能酌量辦理。中國遇事恪守舊章。無非永敦和好之意諒必知之。如此曉諭。看其情形若何。相機開導。會同譚廷襄密奏。若暎咈等夷。投遞大學士等文書。即告以暎夷在江蘇。將總督等照覆退回。咪咈二夷。亦無照覆。此次在津投文。中國不能接收。惟咪夷並未助惡。亦可與之接見。禮貌相待。其暎咈二國。應赴廣東。聽候欽差大臣秉公查辦。儻咪夷有為暎咈二國說情之處。亦可與之體面。允其入奏。俄夷公文。仍當由理藩院覆之。俟下寶書到京後。詳詢情形。再行寄諭酌辦。烏勒洪額想即回府城矣。

俄羅斯咨文。

為咨行

大清國大學士公裕事。前在澳門。上海。行文。本國欲改

貴國與外國相交之規。貴大臣諒已知悉。即不必復言。惟告

知

貴大臣者。現在要與

貴國相通之各國內。本俄羅斯國與

貴國並無惡意。

貴國不敢相交之道。將本國所請之處辭卻。與

貴國無益。亦非良策。儻

貴國看出情形不妥。要與本國商辦。我等情願進京。亦不必

見

大皇帝。但與貴大臣商辦。如此辦理。懇求迅速令住京連喇嘛已拉第帶學生等。即來海口。以備與貴大臣商辦。惟望將起初所請應行事件。現今似不應辭為是。如若不然。則貴國有疑惑本國之處。必定日後後悔不及。甚為可惜。此外有給住京連喇嘛文一件。懇祈轉交。仰賴貴大臣之福。為此由直隸海河口咨行。

著直隸總督譚廷襄奏。咸豐八年三月初二日。奉

上諭。譚廷襄著即出省。或駐紮天津府城等因。欽此。臣伏查夷情叵測。防範不可不嚴。惟既據稱有善事。欲行面商。誠如聖諭。未必遽起釁端。應即乘機。先向剴切開導。待之以禮。動之以

誠。現在錢炘和已赴海口。臣將緊要事件。略為部署。即於本月初五日啟程出省。由陸路行走。以便沿途接閱文報覈辦。約計初八日可抵天津。擬即駐劄郡城。以便就近與崇綸等會商。

譚廷襄又奏。委員拏獲廣東南海縣人在天津開設藥鋪。向習天主教之邱雲亭。起出經牌十字架。及夷書夷信等件。訊係上海孟掌教令伊在外行善施藥治病。並未傳徒煽惑等情。臣查邱雲亭學習天主教。事所常有。惟起出夷書夷信。不能辨認有無別故。自應詳細研鞫。此時未便在天津審問。已飭解省確訊辦理。

硃批。此事頗有關繫。恐似此匪類。不止一人。務須嚴切根究。斷不准任其茹刑。或致斃命。著傳諭清盛知之。

察哈爾都統西凌阿奏。本年三月初三日亥刻。承准軍機大臣密寄。三月初二日奉

上諭。本日據何桂清等奏。暎咭唎等夷酋。欲由上海前赴天津。業已起碇。山海關地方緊要。亟應豫籌防範等因。欽此。奴才西凌阿於察哈爾八旗總管內。擇其出師得力者。指派鑲黃旗總管特克慎。正藍旗總管珠克都爾帕木。正紅旗總管僧格塔爾。鑲藍旗總管那木濟勒多爾濟等四員。每員管帶兵五百名。即將奴才西凌阿挑出察哈爾兵二千名。每隊兵五

十名○作為一隊○共四十隊○每隊派官三員○共官一百二十員○並派跟役兵三百名○該兵丁乘騎馬匹○請由商都太僕寺牧放捐輸馬內○挑出膘壯馬二千三百匹○以備乘騎○此項兵二千名○作為鳥槍兵一千名○弓箭兵一千名○現在捐輸鳥槍一千桿○弓一千張○梅鍼箭五萬枝○撒袋一千副○飭令帶往使用○並令該總管等分作四起○迅速管帶來口○交西淩阿統帶頭起官兵○先行啟程○由密雲一帶徑赴山海關○相機布置○

諭軍機大臣等○西淩阿奏○遵旨飭調官兵來口○即行統帶啟程一摺○據稱○遵挑察哈爾兵二千名○以一千名作為鳥槍兵○一千名

作為弓箭兵○分作四起○派令總管特克慎等兩員分帶○於商都
太僕寺牧放捐輸馬內○挑膘壯馬二千三百匹○以備乘騎○並於
庫存捐輸銀內○動項造就駝鞍繩屜六百副○即由商都駝羣內
調用六百隻○以備官兵使用○該都統統帶頭起官兵○先行啟程○
由密雲一帶徑赴山海關布置等語○均著照所擬辦理○至所稱
由口至山海關○經過地方○沿途需用店房飯食草乾裝載軍器
車輛○請飭直隸總督飭屬豫備之處○著譚廷襄查照從前成案○
飭屬妥為應付○以利遄征○至西凌阿啟程後○其後起各官兵○務
飭絡繹前進○毋許遲延○該都統行至山海關後○如何相機布置○
並著隨時奏報○到防後○蒙古兵性多糊塗○誠恐遇有夷人上岸○

率加殘害。務必嚴為約束。免生枝節。張家口駐防官員兵丁。如有當差得力者。准其選派帶往。所需鉛丸。火藥。已諭工部即為籌解矣。

甲申。署直隸總督譚廷襄奏。查俄酋詞雖恭順。惟於㗖夷頗涉袒庇。不能離而為二。且云黑龍江之事。恐難了結。可見伊國亦本有所請之事。察其情甚迫切。守候多時。必將句結㗖咈等船。借端挑釁。強欲進口。當此持議未定。既不便先行開礮攻擊。又未可任聽往來。無所適從。轉恐貽誤。且思維再四。該酋諄囑並無別意。不可用武。似亦願就羈縻。如至攔江沙內停泊。測探。應即遣弁再行理阻。儻不允

從。或竟恃强搶入內河。可否即行門礮攻擊之處。有關沿
海大局。祇候
訓示遵行。

諭軍機大臣等譚廷襄奏。委員接見夷酋情形。恐其搶入內河可否即行攻擊請旨遵辦一摺。直隸委員。接見俄夷普提雅廷。問答情形。已據烏勒洪額等奏報。當即諭知崇綸等。略遲五六日。派員給與回音。然後約期相見。譚廷襄到津後。崇綸等自應將此旨公同密看。該夷既有願就羈縻之意。似未必遽起釁端。前日駛進攔江沙內之火輪船。一經攔阻。旋即折回。嗣後仍當派員攔阻。彼若遽開槍礮。彼先無禮。然後可以回擊。不可先行用

武。使有所藉口也。委員卞寶書已於本日到京。業經召見。其面陳各情。與烏勒洪額等前奏大致相同。俄夷與咪夷。雖未能遽離為二。而夷性反覆。好爭體面。若假以詞色。使知中國相待與咪夷迥不相同。亦可用為馴服咪夷地步。即如咪夷既不助惡。即用以轉圜。大約夷人重利。咪夷據五口之利權。為各夷所歆羨。不但咈夷助惡。固欲分霑其利。即俄夷不憚遠涉重洋。前來說合。亦無非欲咪咈感德。將來分其利耳。俟崇綸等與之相見。看其所請何事。再行密奏請旨。至俄夷之欲進京。去年已據理辭之。此時有欲差崇綸等在津。有話儘可告知。必能代奏。其咪咈兩夷。如欲請見。亦不必過拒。當告以廣東之事。正欲與該夷

理論。今既前來。則是非曲直。可以剖斷。即使葉名琛辦理不善。儘可從容申訴。何至占我城池。前年咪夷放火。燒去民房。幾及萬家。天意轉風。燒及夷樓。現在廣東百姓。齊心忿恨。若不好為調處。日久終不相安。今各國皆在。自有公論。該夷見我不憚與之接見。其驕氣自當稍斂。然後仍由俄咪兩夷。從中說合。漸次羈縻。辦理或有就緒。崇綸前此與咪夷接見。一切均能得體。此次若見咪咈夷酋。不可稍事貶損。恐啟該夷輕視。至發去京營官兵。已交譚廷襄調遣。著傳知國瑞等。妥為約束。勿至別生枝節為要。

兵部左侍郎王茂蔭奏。聞夷船已到天津。臣竊有不勝其

過慮者。夷情叵測。其狡計常出我之所不及料。其逞奸常乘我之所不及防。粤東省城距虎門層層皆有礮臺。在在皆有防守。而一旦乃為所乘者。不備故也。今天津距京纔二百里。朝發夕至。無險可扼。雖夷船尚在外洋。不能遠行登陸。是人形貌迥異。不能遽潛來京。然五口通商。已十餘年。各口奸人。未必無為用者。設彼暗遣奸人。混來城內。布其慣善之火器於各處。而以夜半同時發之。兵民平素無備。倉卒必將亂竄。加以窮迫飢民。從而擾攘其間。即數十人可成千萬人。縱不至遂成大害。亦且為彼所笑。現在風日乾燥。兩旬之內。屢見火災。殆天所以告警。城內似宜嚴

加防守。而

御園在城外。尤非內城之比。雖門禁均極森嚴。然恐慮無事而有餘者。遇有事而猶或不足。臣為正月間日象之異。實有不勝過慮之情。不敢盡言之隱。願

皇上與左右大臣。早為密籌而備豫之。似為目前急務。論者必以臣慮為過。然自來非常之患。大抵出於不必慮不足慮之中。愚昧之見。敬敢密陳。

丙戌。署直隸總督譚廷襄。倉場侍郎崇綸。內閣學士烏爾棍泰。直隸布政使錢炘和奏。據天津鎮道稱初六日。留派署遊擊陳克明。守備張根熊。前赴俄夷船上。該通事明當

告以咪國船已到二隻。請即前往看視。該遊擊等隨至咪夷船上。該夷告以我們已經差人前去報到爾來相見甚好。又赴唤夷船隻查看。該夷亦留接送。惟詞色似露傲慢之意。是日申刻。咪夷又乘小洋貨船一隻。隨帶小船一隻。直抵礮臺。投遞知會片二件。求為代購食物。並探水勢情形。當即告以海面向無買賣之人。現在漁船均不出口。其咪夷乘駕小船。因值南風甚大。在礮臺下守風一夜。隨即回帆。計前後共到夷船十隻。內大火輪船七隻。兵船三隻。

硃批。覽奏均悉。

署直隸總督譚廷襄奏。現在火器健銳二營。馬隊一千名。

將次到齊。擬令國瑞於初九日先行帶兵赴葛沽迤下之新城一帶。相地駐紮。珠勒亨隨後繼進。總期與大沽現駐各兵。聲勢聯絡。以為應援。富勒敦泰尚未抵營。自因礮位笨重之故。一俟催提到日。酌量進駐附近海口。妥為布置。提督張殿元。應即帶兵移至西大沽一帶。會督鎮將嚴防。所有郡城練勇。擬先調撥一千名。前往海口。與官兵及本處練勇。一同守禦。以壯聲威。

硃批。知道了。

丁亥。兩江總督何桂清江蘇巡撫趙德轍奏。據蘇松太道薛煥先後稟報。探聞該委員守候廣東信息。起碇日期。又

已更改。並有咪唎堅夷目吷嚨啪喀譜繹嗪嗩哂咈喇哂領事噉嚧㗱夷目吼吠嘫哺㗎嘍嚓譜繹哼嗨俄囉斯員外郎明常等前赴道署呈遞照會臣等公文各一角。內附照會大學士臣裕誠公文各一角。俄酋普提雅廷於二月二十六日出口。㗚酋嚬嘛唫於二十七日出口。咪酋唎嗹於二十九日出口。咈酋噶囉於三十日出口。均駛赴天津。尚有兵船二隻。留泊上海等情。臣等拆閱咪咈俄三夷照會臣等公文。惟請將照會大學士公文轉遞。並無他語。其照會大學士臣裕誠公文。亦以不自行照覆為詞。欲赴天津。尚無違悖語句。自應代為轉遞。除咨送軍機處外。謹將

照會臣等之文。照錄恭呈
御覽。至該夷本定於二十四日起碇。而又遷延數日。不知其意何
居。
硃批。知道了。
湖南巡撫駱秉章奏。據廣東在籍前戶部侍郎羅惇衍。三
品銜前太常寺卿龍元僖。前工科給事中蘇廷魁等。遞到
奏事摺件。籲懇臣加封馳遞。並寄臣公椷。錄示摺稿。得悉偶
汝棻等。恭齎
諭旨。於正月二十八日行抵順德。羅惇衍。龍元僖等欽奉
諭旨。密約蘇廷魁。赴順德會同商辦。所有籌餉集眾大概情形。已

經該侍郎等自行陳明至署督臣柏貴函致該侍郎等約
齊赴廣州城中會商定議並未將前次所奉寄
諭恭錄移知是前
旨果為該夷阻隔其約該侍郎等齊赴廣州城中似係該夷詭謀
非出柏貴本意幸羅惇衍等心疑其詐未赴省城而旋奉
此次
諭旨得以在外密為布置差可稍慰
廑懷委員馮汝蔡現經羅惇衍等附奏暫留粵東差委臣即當札
飭該員遵照此後如有緊要夷情探有確耗容再陸續馳
陳所有羅惇衍等奏摺謹即加封謹奏

硃批。知道了。

前戶部侍郎羅惇衍。二品銜前太常寺卿龍元僖。前工科給事中蘇廷魁奏。查該夷突入省城之後。先占巡撫衙署。與官雜處。正月中旬。又遷入將軍衙署。於觀音山安礮。它濠。以為守險之計。而將軍及署督與左右都統四人。仍在城內。誠如

聖諭所云。恐柏貴等為所挾制。無可施展者也。且柏貴出示。毋許百姓妄動。是以臣等傳諭各鄉團練。倍難為力。加以廣東累年捐輸。富商殷戶。搜括殆盡。獨藩庫尚有儲蓄。於上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被逆夷全行劫去。充伊兵餉。城內所有

火藥礮位。俱被該夷所占。今倉卒興師。巨款實無所出。臣
等擬於稍為有力之紳士。先行借貸若干。請
旨俟新督臣到任後。或由抽釐。或由勸捐。或由通省各州縣酌派
以資接濟歸款。則貸項有著。兵力易集。現在招募東莞香
山。新安。三縣壯勇。及附近城北之三元里石井大朗等鄉
附近佛山之九十六鄉練勇。宣諭
聖意。民心甚為踴躍。臣等審度機宜。務求實在可戰。然後責其背
約興兵。索償所燬數千間房屋應賠之項。使知理曲。不敢
在省城與官員錯處。亦不敢肆其誅求。則控馭較易也。臣
等現接署督臣柏貴來函。言有會商之件。約齊赴廣州城

中定議。臣等答以城中華夷錯處。未便前往。但事不宜遲。現在設廣東團練總局於順德縣城。俟餉項略備。礮械整齊。即移至東莞縣城。以便號召各團。惟是地方遼闊。呼應不靈。不得不用木鐫刻關防。俾劄飭各屬鄉局。然後可聯為一氣。

諭軍機大臣等。羅惇衍。龍元僖。蘇廷魁奏。夷情叵測。現在籌辦情形一摺。逆夷占踞廣東省城。負嵎據險。巢穴已堅。該侍郎等招募東莞。香山。新安。三縣壯勇。及附近城北之三元里石井大朗等鄉。佛山之九十六鄉練勇。擬密用間諜。聲言直擣香港。設伏誘使出城。惟倉卒舉兵。軍火礮械無款可籌。自應向紳商先行

借貸。一時未能集事。而黃宗漢未到。該紳等聲勢尚孤。只可從容密為防備。無須急切舉動。現在該夷已由上海徑赴天津。尚無滋擾情事。而海運漕船。尚未全到。該夷之來。未始非有所挾持。不得不示以羈縻。已派倉場侍郎崇綸等。前赴海口。察看該夷情形。以理曉諭矣。此次在廣東滋擾。𠸄咈兩國。同惡相濟。咪夷並未助惡。尚非背約。自應分別看待。其俄羅斯。向在北路通商。今亦到津投遞文書。似欲為𠸄咈說合。從中圖利。雖居心叵測。惟俄夷為百餘年交好之國。未便拒絕。儻借俄咪二夷轉圜。使𠸄咈自知悔罪。折回廣東。聽候欽差大臣查辦。仍可寬其既往。以示懷柔。此時羅惇衍等。並未舉動。工興天津現辦情形相

合。該侍郎等惟當密籌防備。候旨遵行。儻該夷在津。不遵勸諭。肆意要求。或回粵後。仍敢猖獗。該侍郎等即可聲言百姓激於義忿。調集團練。討其背約踞城之罪。將該夷大加懲創。然後由地方官出為調停。使其就我範圍。庶可弭患。今天津辦理尚無就緒。無須急切舉動。俟黃宗漢抵粵。一切機宜。即可與之商辦。所有捐輸未保紳民。即咨明黃宗漢。迅速出奏。以慰人心。該侍郎等在局辦事。准其用木刻關防。此後情形。黃宗漢未到以前。仍遞交湖南。由駱秉章馳奏。以昭嚴密。其現在捐輸人員。即由羅惇衍等查照廣東事例。隨時奏請獎勵。各團得力之人。並准其由總局酌給六品以下功牌。俾知激勵。湖南郴州知州馮汝

著准其留粵委辦一切事宜候補主事陳桂籍等六員均著交羅惇衍等差遣委用

又

諭本日由駱秉章遞到羅惇衍等奏遵旨籌辦夷務情形一摺知正月初二日所寄諭旨該侍郎等業經接到所陳籌餉集團各事宜均尚周妥該夷占踞廣東省城已閱數月防衛堅固攻取之策一時較難措手募勇製械經費無出勢須借貸於紳商亦非倉卒所能集事且黃宗漢尚未到粵該紳等亦恐呼應不靈現在夷船已由上海駛至天津尚無猖獗滋事情形其中咪唎嘡在粵未曾助逆自應以禮相待又有曰在北路通商之俄羅

斯亦來投遞照會似欲從中說合為圖利之計雖其詭謀叵測而俄夷為百餘年交好之國未便拒絕現派倉場侍郎崇綸等在津接見尚未就緒當此漕運放洋北上之時彼之來津未始非有所挾持不得不暫為羈縻之法或借俄咪二夷為之轉圜使不至在津狡逞如有成說仍當令回粵聽候黃宗漢秉公查辦彼時如有不遵再假廣東紳民公忿之力責其背約興兵索償所燒民房之款使知眾怒難犯然後官為調停或可弭患此時暫緩舉動正與天津現辦情形相合已諭知該侍郎等密修內備候旨遵行此次諭羅惇衍等廷寄一道仍交駱秉章尊差密遞嗣後該侍郎等陳奏摺件亦諭令仍交駱秉章加封代奏

矣○該撫派往廣東之知州馮汝蓁准其留粵差遣○

戊子○山海關副都統定福奏○伏查山海關鎮城○去海八里之遙○從前英夷○駛至停泊者有之○登岸者亦有之○而今四國夷船○接踵北上○夷情詭譎叵測○自應晝夜嚴防○遂於八百兵內選派四百名○編為四隊○設伏駐紮石河海口○如該夷船駛至○來投遞公文○另委妥員勸阻回粵○聽候查辦○此時天津現有夷船○山海關去津○水陸五百里許○夷船朝發夕至○茲先派官三員○鳥槍弓箭兵一百名○去海二里許駐紮堵禦○以省糜費○報有夷船駛至之信○茲親督官六員兵三百名○馳往督辦○查山永協綠營○設有兵一千名○除調征

之外駐紮秦王島海口兵八十餘名。石河海口礮臺兵一百名。守城兵四百餘名。臨榆縣兩海口礮臺壯役三十名。關城緝匪壯役二十名。惟山海關關卡十數處。節節均應設防。僅以八百官兵內外相應。實覺兵力單薄。已由所屬不通水路之冷口。喜峰口。羅文峪。調來槍兵一百五十名。官三員。分駐堵禦。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夷船駛至天津。當諭定福密加防範。茲據該副都統奏稱。現已分派官兵。駐紮布置。尚屬周妥。前派西淩阿督帶察哈爾馬隊二千名。由密雲一帶。徑赴山海關防堵。以示聲威。諒即可行抵該處。夷情詭譎。不可不豫為設防。惟該夷船

到津○尚未猖獗滋事○現派倉場侍郎崇綸等○與之接見○冀有轉
圜○若駛赴山海關停泊○著定福仍遵前旨○督飭員弁不動聲色○
暗中設防○不可先開槍礮○致令夷人有所藉口○奉天等處○業經
諭令慶祺等遵辦矣○該副都統務當示以鎮靜○不可稍涉張皇○
是為至要○
乙丑○署直隸總督譚廷襄○倉場侍郎崇綸○內閣學士烏爾
棍泰○直隸布政使錢炘和奏○初十日○由臣崇綸等○令署遊
擊陳克明等○赴俄夷船上○見普提雅廷○告以前事○業經奏
蒙
大皇帝欽差大臣出京查辦○該公使甚為欣感○當欲駕坐火輪船

前來經陳克明以居民驟見火輪船必多駭異深為不便
況
欽差大臣尚在天津逐次今日未能相見遂即中止約於十一日
先遣通事明常來見屆期明常到口臣崇綸臣烏爾棍泰
以明常並非公使未便即與晤面當即令臣錢炘和與天
津道英毓同往海口先行接見以禮相待詢以所請何事
欽差大臣必能代奏該通事答稱前寄裕中堂文內業已敘明此
係全權大臣之事不便輕言臣錢炘和等即以已由理藩
院行文回覆之言向詰明常無詞可答云於十二日令普
提雅晉來與

欽差大臣相見。便知分曉。其時㖆咈咪三國。各駕舢板船前來。當

令陳克明等攔阻。未容上岸。該夷等各自投遞公文一件。

臣錢炘和等。為尚未肯接收。因明常再三代為譯懇。遂假

以詞色接收。並據俄夷亦投遞公文一件。統共四件。再三

月初九日亥刻。續到咈夷火輪船二隻。咪夷火輪船一隻。

前後共計十三隻。同泊攔江沙外。

硃批。覽奏已悉。

譚廷襄又奏。隨同下寶書之外委劉永桂。由俄船前赴㖆

船傳話。被留兩日。將人放回。又有民船四隻。被留數日。亦

即將人放回。船仍扣住不給。傳詢外委及船戶等。僉云並

未被侮。僅將船隻銀物收去不還。據聞該夷扣住此船時在口邊測水。其情實屬可惡第思人既放回。亦未被侮。現值羈縻之際。且俟將俄夷事件說定再行相機理論。

硃批。知道了。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譚廷襄等奏。俄夷投遞公文。並將嘆咪咈三夷公文進呈一摺。該夷等投遞譚廷襄文書。經軍機大臣拆閱。皆係求轉遞大學士裕誠照會。並不知該督已到天津。其照會裕誠文內。均請欽派大臣前往會議。而俄咪之意。皆欲從中調處和釋。但可因其所請。設法羈縻。前諭崇綸等接見該夷。但不可同時相見。須有先後次第。俄夷與中國和好多年。自宜先行

接晤。待以賓禮。諭以暎咈兩夷。占踞廣東省城。劫我大臣。無禮太甚。大皇帝念係葉名琛辦理不善。將其革職。另派大臣前往查辦。可謂至公至明。今貴使臣來意。欲從中調處。儻於中國體面無傷。未始不可從權代奏。懇乞恩施。若伊等不知愧悔。尚有無禮干求。我等不能代奏。即奏亦不能應允。至咪酋並未助惡。亦可假以詞色。將該暎夷無理之處。令其評論是非。儻其為暎咈說合。亦告以如與中國體面無傷。尚可代奏。其咈酋於咸豐四年。曾助官兵在上海勦賊。經巡撫入奏。蒙恩嘉獎。今大皇帝念其從前恭順。上年廣東之事。又非其本意。不過不該助惡。如其自知愧悔。尚可曲加寬恕。但須以後不與暎夷為害。仍與通

商如舊。至唤夷於前年即在廣東搆兵。實為首惡。所燒商民房屋。幾至萬家。現在廣東百姓。齊心恨怨。若在廣東通商。日後必至受虧。應如何調處。日久相安。必須由廣東大臣辦理。看其若何答覆。再行酌量措詞。惟日內崇綸等。是否與該夷接見。如尚未見該夷。必欲待另派大臣到津相見。則於十六日之前。即可差人告以所遞文書。裕誠已奏聞奉旨。因譚廷襄在近處閱兵。添派來津。與崇綸等一同相見。設或崇綸等。已與夷酋相見。而該夷既投文請另派大臣。仍望同音。亦可告以添派譚廷襄同見。惟中國體制。凡事皆須請旨遵行。不能便宜行事。因崇綸等。本係欽差大員。遇事原可商辦。不過因俄國堅請。而譚廷襄位

分較尊。故令前來會議。至該夷所請尚無眉目。茲據軍機大臣等將思慮所及。約擬各條。請朕閱定。發交該督等存之於心。以便相機應對。儻該夷未說到此。萬勿先提。此外非理要求在所難免。全在臨時斟情酌理。設法開導。此時難以懸擬。一切情形。隨時馳奏。仍嚴密防範。毋稍大意。所有該夷投遞裕誠文書。著鈔給閱看。所投譚廷襄公文。一併發給閱看。譚廷襄本日已降旨補授直隸總督矣。

一接見俄夷。若伊云為咦咈二國說和而來。可告以該二國在廣東劫我大臣。占我城池。燒我民間房屋數千間。無禮已極。現聞廣東百姓。同伸義憤。欲向該二國不依。假使

貴國遇此無理之人。豈能恕他。惟貴大臣遠來說合。原是
美意。是以
大皇帝添派本總督到津。先行接見貴大臣。以表我兩國和好之
意。但不知該二國有無悔過之心。如尚不自悔。亦無可與
言。儻知悔過。則
大皇帝之意。該二國尚稍有區別。因咈國於咸豐四年。在上海助
我勦匪出力。若能改悔。不復助惡。當念其從前恭順。曲從
寬恕。至㖹夷首惡。斷難寬容。今有貴大臣前來說合。或可
望有轉機。但須中國可行之事。無傷體面。或與貴國有利
益之處。方可入奏也。儻俄夷欲在五口通商。可告以貴國

現有三口通商。儻再加二處。亦合五口之數。似尚可行。當

為具奏。

一接見咪唎堅。如該酋云欲為嘆咈說合。可告以貴大臣

在廣東。未曾助逆攻城。

大皇帝嘉爾守信秉義。是以此次到京。令本總督等接晤。今欲為

二國說合。但未知其能否悔過。如不知悔。亦難與講理。儻

知自悔。央貴國出來議和。但須事屬可行。無傷體制。必可

代奏。懇

大皇帝施恩。若言關稅之事。告以此地無從查悉。現有新任

欽差大臣在廣東。必能秉公酌議。使貴國獲之利益。

一接見咈蘭哂。告以兩國在五海口通商。得沾利益。不應幫同暎國。舉兵構釁致犯背約之名。我中國素守禮義。從不薄待外夷。即如咸豐四年。爾國提督在上海助我勦匪。經巡撫入奏。

大皇帝念其恭順。從優嘉獎。此次誤助暎夷。實屬不料。然暎夷燒去商民房屋數千家。廣東百姓。齊心痛恨。將來必至受虧。爾國素知禮義。若誠心悔過。以後不與暎夷同志。必當代懇

大皇帝照舊通商。廣東之事。退出省城後。即不與計較。

一接見暎咭唎。告以爾等在廣東劫我大臣。占我城池。廣

京商民。新稱房屋被爾燒去。幾及萬間。齊心忿恨。誓欲報讎。正欲向爾國問明。何故如此背約無禮。今爾前來甚好。咸豐五年。爾國到天津。我國大臣奏請減免上海關稅。為數不少。此乃

大皇帝厚恩。何不知感。前年所燒民房。作何賠償。若不到廣東與欽差說明。將來必受廣東百姓之虧。該夷若言兵費。則云興兵自爾。受累則彼此相同。我方要向爾索賠也。前因葉總督辦理不善。

大皇帝已將其革職。另派大臣查辦。可謂至公至明。後來署總督柏貴。與爾和好。開已開市通商。乃爾國吧嗄哩。又放出獄

囚○搶去庫銀○是何道理○爾國何不將把嘎哩懲辦○若該夷
言及關稅抽釐等事○可告以此地無從查悉○必須回至廣
東○向新任總督講明○如果爾國悔過○交還省城○黃總督必
當秉公奏請○如不在情理之中○彼亦不敢奏請也○
辛卯○直隸總督譚廷襄○倉場侍郎崇綸○內閣學士烏爾棍
泰○直隸布政使錢炘和奏○俄夷公使普提雅廷○率領通事
明常○安文公○及文武夷官四員○駕舢板船到口○經崇綸○烏
爾棍泰○會同錢炘和○前往接見○以禮相待○詢以所求何事○
當據說出四款○一係願進京面見大學士○二係現見欽差
祇說大概情形○其詳細俟進京再說○三係查明黑龍江伊

犂邊界四條。各國通商。該夷亦欲仿照辦理。並稱俄國使臣進京。雍正乾隆年間。均有成例等語。業諭等。告以當年使臣進京。係從陸路行走。今係從海道行走。且與嘆咈等國同來。百姓因廣東之事。舉行團練。萬眾一心。若欲進京。居民疑忌。殊多未便。況現已蒙

欽差大臣前來查辦。如有所請。必為據實上陳。毋庸進京。往返徒勞。轉稽時日。所稱邊界一事。已奉

旨特派黑龍江伊犂各將軍遴員會同清查。何處應屬貴國。須候公勘。此間並無案據。遽難指定。至各國通商事宜。向由廣東專辦。如何仿照。現有新授

欽差大臣兩廣總督黃宗漢赴任亦可查辦日午至申諄諄曉諭
該夷躊躇莫決察其詞色外雖講好中尚袒護咦咈並…
咦咈等亦欲進京允其所求方可永遠和好隨以咦咈無
禮非特進京難准即海口接見亦因公使再三代懇姑且
允許所求何事應候與貴公使所請一併斟酌代奏該夷
即以咦夷欲坐小火輪船到口並無別意俄國保其必不
滋生事端崇綸等以公使係貴國大臣尚乘舢板小船冒
兩而來咦國若生大船相形殊不成事斷難行該公使
回稱自當力阻從否尚不可定隨即回帆而去崇綸等定
於十三日行文各國告以昨遞之件已轉咨直隸總督代

奏。各該國如有未盡之言。另行約期接見。

譚廷襄又奏。俄夷本為咪咈等說合而來。咪咈等既已藉伊為援。暗相聯絡。其勢甚固。竊思各國同係通商五口。添一俄夷。似亦無甚大礙。惟夷性狡猾。是否所求止此。尚須察看。至咪夷等所言何事。未嘗接見。不能知曉。第聲稱委曲。似應姑聽分析。然後責其背約無禮。並令俄夷從中開解。以定歸束之方。

諭軍機大臣等。譚廷襄等奏。俄國公使普提雅廷於十二日。已與宗綸等相見。並於十三日。行文各該夷。察看動靜。再行約期相見。該夷等必欲進京與京中大臣相見。其識斷不能行。昨諭譚

廷襄等曉諭該夷。告以中國從無便宜行事之官。見在崇綸等即是京中派出大員。有事可以代奏。諒崇綸等業已諭知俄夷。其添派譚廷襄一節。如尚未向該夷說及。即著無庸宣露。儻崇綸等再與俄夷相見。該夷吐出實情。即可與之定議。毋庸譚廷襄相見。更為妥善。崇綸等可告該夷云。所遞文書。業經裕誠具奏。奉旨已派崇綸等辦理。京中無人再來。即命崇綸等告知該使臣。有話面商。即行具奏。至俄夷欲令該國駐京喇嘛巴拉第等前赴天津。其意不過欲傳述言語。可告以該國現有明常等二人。通曉中國言語。可毋須巴拉第等前往。如其必欲該喇嘛前往海口相見。俟奏聞後再令前來可也。另片所陳通商一節。

昨所寄各條。亦經料及。崇綸等當隨機應對。固不可拘泥。亦不可有意遷就。𠸄咈兩夷。較之俄咪。固應區別。如其議有端倪。漸形就範。亦可稍假詞色。但接見之初。不可先自貶損。咪𠸄咈三酋。崇綸等與相見後。其如何來意。即著迅速奏聞。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二十